

巴蜀作家书系

主编 古风

妻子

伊国华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伊国华，笔名：寸光阴。1969年出生于苍溪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自小酷爱文学，15岁发表处女作。经历了读书郎、乡蚕桑技术辅导员、印刷厂排字工人、记者等系列人生。曾协助县文化馆复刊了《梨花雨·文艺报》；创办了《梨城商报》；200多件作品散见于《农村青年》、《上海采风》、《佛山文艺》、《小溪流》、《作家文汇》等报刊。

现供职于广元市文联，任《广元文学》执行编辑。

序

雍思政

在广元文艺界的朋友中，伊国华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位。我和他交往已有几个年头，对他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如果说写作是作家存在的一种方式，那么，伊国华则以创作业绩显示了生命力的顽强。迄今，他在全国各种报刊台发表了新闻稿件 200 多件、文学作品 100 多件，曾连续 6 年受到苍溪县委宣传部的表彰奖励。一个青年从偏僻的农村走到繁华的都市谋生并有所作为，绝非一件容易的事，这其中肯定付出了他无数次的失败和在失败中奋力崛起的艰辛。近三年来，伊国华负责《广元文学》的组稿、发行和筹措印刷经费，他肩上的担子不可谓不重，但他仍然笔耕不辍，年发表作品 30 多件，单是这一点，就不是常人能企及的。望着伊国华单薄的身影，我经常喟叹，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既要为养家糊口奔忙又要忙于文学事业，为广元作家群谋求一个发表作品的窗口，他究竟蕴藏着多大的潜能呢？在作品之外，我觉得伊国华的为人也值得称道。他待人谦和，尊敬师长，尊重朋友，在别人遇到困难时，他总能倾力相助，因而，他拥有很多朋友。

这次，伊国华的自选作品集《妻子》出版，他请我为他写序，作为他的朋友，我是很高兴的。

检视伊国华的作品，他的小说朴素而真实，多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个故事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甚至写得很精彩。他的小说更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一看便知，小说中人物的机智、诚实，均取材于生活，通过比

较温和、比较含蓄的手法，创造出了一种充满情趣而又耐人寻味的意境，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启迪。虽然这些作品只能代表一个局部，一个细微末节，不能雄立在文学的原野上让人惊叹，但却能让读者感动一时，与读者的感情产生共鸣，进而深思，给人自立自强的勇气。他的散文则多具有史料价值，托物言志，借景抒情，较细致地描述了眼中事物的本来面目，给人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伊国华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他的创作正处在“井喷”期，我衷心祝愿他不断超越自我，走向更加辉煌的境界。

目 录

无 色	(1)
妻 子 (之一)	(16)
妻 子 (之二)	(25)
桑玲儿	(33)
果园风波	(39)
柳溪河	(42)
野花的铃	(45)
朋 友	(50)
虔诚的一笔	(53)
鞋 匠	(56)
笔	(58)
捉 贼	(62)
秋 雨	(65)
夕 阳	(68)
一句话的故事	(69)
儿子不说谎	(71)
奖 金	(72)
生 日	(73)
吹 牛	(75)
习以为常	(75)
疑 案 (之一)	(76)

疑 案 (之二)	(76)
1 2 3 疑案	(77)
商人与名言	(87)
商人与忠告	(93)
绿·父亲	(95)
青幽幽哟那片绿	(98)
中秋月儿明.....	(100)
李白与月亮.....	(105)
桃花.....	(109)
锄·笔.....	(112)
回文诗闲话.....	(113)
青色的吻.....	(116)
白馒头.....	(119)
年轻真好.....	(121)
扩版：报刊大战的喜与忧.....	(122)
倾斜的成长天平.....	(127)
走四方.....	(135)
上帝·老板·小器鬼.....	(148)

无 色

清风徐徐地吹，柳条也轻轻地摇，颤颤的晃晃的悠悠的。

山本来是黄色的褐色的红色的紫色的，但由于有绿树青草的掩盖便也是青青的绿绿的翠翠的。在白晃晃的阳光下，山显得有些苍白。

水缓缓地两岸土石禁锢下在狭窄的河道拥挤下头靠头脚踩脚地流。那些无忧无虑的鱼们虾们自由自在地在水中游来游去，两只水鸟一声啼叫双爪点着水波，荡出一圈又一圈涟漪，那圈越来越大以至荡及整个河面。

你满腹心思满面忧郁呆呆的痴痴的。你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想什么。你觉得你的心也有些像那不平静的水波，你弄不清楚也弄不明白，你也不想弄清楚也的确弄不清楚。远处有狗在叫叫得好凶好凶，可能是一条看家狗一条非常忠实的看家狗，狗仗人势人仗狗威，人也许是狗狗抑或也是人？那一片松林的树好密，密得好象是一根紧靠一根一株紧挨一株，分不清到底是不是一兜就长了三两根抑或四五根。真是的，树越密越长得茁壮挺拔一根高过一根，虽然参差不齐，但也别有一番风韵也显出了各自独有的特色。那是一只小松鼠还是其它什么东西在林间跳来跃去的一上一下的？针状的松叶在清风的吹拂下发出了簌簌的响声，怪好听的。一朵没有目的云正不知所措地在空中飘动，悠悠的缓缓的，时而风把它们撕成牛状马状高山状树枝

状抑或是奇形怪状。“嘀——嘀嘀”一辆汽车鸣着笛从公路上一闪而过，腾起团团尘雾旋着卷着卷着旋着，久久不散，那尘埃飞得好高好高飘得四处都是。

夕阳离山巅只有一尺多高了，大地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红晕，煞是好看，就如十八少女的嘴唇一般，白里透红红中泛白。不知为什么，都是一个大写的人，一撇一捺，都长得有鼻子有眼有嘴，为啥女孩儿就要比男孩儿好看些长得俊俏些在人前一站在人前一走总是能吸引那么多羡慕的目光嫉妒的目光火辣的目光温柔的目光？女孩子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你说她脆弱她就脆弱丝毫不认为那是她的缺点那是她的羞耻，男孩子总喜欢咽泪装欢逞刚强说他不能他偏要做出给你看，男孩子爱打抱不平喜欢在女孩子面前表现自己显示自己卖弄自己在女孩子面前他好象有用不完的力气，也仿佛高大了许多。人啊，真是一个谜一个难解的谜。

夕阳靠着山巅了，它放出火艳火艳的余辉，把大地染成一片赤红一片深红人脸上也红光满面。那些树们草们叶儿尖尖的颤颤的晃晃的，好象是为夕阳的平安归去鼓呼抑或是为它的失落而遗憾而惶惶不安？那夕阳好圆哟就象一面圆镜一般也许就是圆规画出的一个十分规则的圆。真是不可思议，太阳为啥有那么多热量释放且几万年几十万年几百万年都是如此，它的热量是永恒的吗？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能永恒吗？马莉是我们初三班的学习尖子人也长得漂亮她对我真好，事事都护着我，我们的情谊是纯洁的纯真的永恒的。她总是那么温柔那么体贴人说话也轻轻的悠悠的，好悦耳好动听我真愿听一辈子。一天不见她就好象失落了什么总令人神魂颠倒有她在身边在眼前我浑身就增添了勇气好似吃了什么滋补药。这就是情吗这就是爱吗？她此刻又在干什么是不是也在林间散步漫无目

的的遐思，她知道我在想她吗知道我在河边望着天空发呆吗？

你从口袋里抽出一本书，封面上赫然印着《彩霞满天》，是台湾女作家琼瑶的作品。她说她非常爱看。你把鼻子嗅到封面上，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有一股轻微的使人不易觉察的汗臭味还掺合着幽幽的油墨香味。你却认真地吸着好象在吸兴奋剂一般。这是马莉下午亲自给你的，书上似乎还有她手上的余温呢？你轻轻地摩着，这个地方也许是她拿书时捏过手来的也许不是也许是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她肯定捏过手，给书时好象就是这样捏在手里，没错，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不大的小镇，短短簇簇的两个街道，远没有县城的百分之一大。街道依然是土街道，下雨时车流人流把路面压得泥泞不堪，每踩一脚都要事先选好位置，尤其是来了车辆，人们都要躲得老远老远以免飞溅的泥花泥浆洒满一身。伫立在道路两边的房屋低矮、陈旧，那旧漆在柱子上已是星星点点残缺不堪，难看的污垢堆积在柱子上可以一层一层一片一片地剥落下来。东街街道两边的几棵大桉树也并非笔直，那枝那杈更是直中有曲曲中隐直突出了它自有的神韵。

她调到镇粮管所快一月了，对这里的一切有些习惯有些熟悉了。工作之余劳累之余她总抬起眼看那绿油油青翠翠的庄稼禾苗抑或是看那高岸且并不陡峭的山岩山石山坡山路，那条山路好弯好曲好弯曲哟就象一条卧地的巨蛇抑或是一条庞大的蚯蚓。那一棵柏树好粗哟看起来就象要一两个人才能围抱，那树杈树枝树叶好密浓浓的一片浓浓的一团就似一陀墨一样。密密匝匝的树叶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树冠，树冠就象一把撑开的巨伞怪好看的。那树生长在那颇陡颇峭的山岩上，它就不怕一不小心会跌下岩去摔个粉身碎骨抑或它就不怕暴雨狂风掀翻它的根

吹翻它的头？它巍然屹立着凛凛不可侵犯，看它那有些苍老的样子可能有几百年或者上千年了。田坎上一男一女正挑着什么，或许是给庄稼施肥吧？那扁担在那男的那女的肩上一颤一颤的那桶也一跃一跃的，人与桶桶和人好似几只跳动的音符。他们走得好急好快哟。窗下，那几窝南瓜又开了不少的花，有几只贪恋花粉的蜜蜂还在嗡嗡地飞嗡嗡地寻。南瓜花呈深黄色有一股浓郁的清香报上说南瓜花营养丰富很好吃可凉拌可炒肉呢。

她认为现在的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早晨起来可以先去河边散一会儿步呼吸些清新空气会使人倍感精神清爽。这段时间来卖粮的农户不多，可能是还没晒干吧，卖豌豆的以豌豆菜米的倒还不少可能是放在家里怕虫蛀，今年油菜籽的收购任务早就完成了，多数都是一些来换油和卖议价的农户。

阳光从门缝照到墙角那张蜘蛛网上怪好看的那网亮闪闪的，一只可能是睡昏了头的小虫不知咋就撞到那网上，轻微的细微的扑翅声挣扎了一会儿便也精疲力竭了。蜘蛛早就知道有猎物落网它静静地等待着，这时候它走到小虫身边前后左右左右前后走了一趟，使用丝网住了小虫看来这又是它一顿丰盛的午餐了。那蛛网由于蜘蛛的行动一起一伏的，就象清风吹拂的水面。昨天刚扫过的地方在一夜之间竟不知从何处来的蜘蛛又结了一张不算大但亦不算小的网。它也真的劳苦在这间工作室里大概它只有吃小虫了，也许也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昆虫从窗子飞入找不着方向有可能也会成为它的口中食。强食弱者，生物界尚是如此，人类不也是如此吗？那些有权有势的好象比常人还要贫穷些，行贿受贿贪污投机者何许人也，私吞各种款项者何许人也。人家有权有势有钱你不服又想咋个？

她看了看窗外那块不大的天空，白晃晃的。《新闻报》上有篇文章说，1999年8月18日将是世界末日，文中说《约翰启示

录》中记有“神为了惩罚人类，将派出四个貌似狮子、牛犊、人和飞鹰的活物降临人间，按占星术，它们则分别代表“狮子座”、“金牛座”、“宝瓶座”和“天蝎座”四个星座于1999年构成一个凶角，使人类遭到灭顶之灾；又据科学预测：人类所在的太阳系中的九大行星将排成一个十字架形，将于1999年8月18日形成，对人类造成威胁。难道这是真的吗？我们只能活几年了吗？

“嘟嘟”，车终于在小镇停下了。他提着一个大提包，颇有些劳累似的从座位上站立了一会儿等下车的人走得差不多了便也随着并不拥挤的人流下了车。他伸伸手臂做了一个伸懒腰动作长长地哈了一口气，待乘车的人都走完之后他才跨进了供销社的大门。

出差归来他觉得还是要向领导汇报完情况才可以回来美美地睡上一觉以消除旅途的劳累。那养得肥肥壮壮有些难看有一个红红的酒糟鼻子看上去很和蔼的老头子就是经理。经理见他走了进来便拖过一把藤椅对他说你回来了这一月辛苦你了跑了不少地方吧。他说是的收获还不小。经理说那就好我看你似乎有些不对劲可能是车坐累了吧干脆回去睡它一觉美美地睡上一觉明早再向我们谈情况行吗？你说行吗？他说行行行我也正想睡一觉那经理我走了你工作忙吧我就不打扰了。

卧在床上，仰盯着天花板，待会儿儿子回来再去看看他的作业做得如何这一月成绩该没有下降吧。

这条河自北而南，河道并不宽，水青幽幽的望不到底。

你心事重重地来到河边，看着河中的天河中的云河中的山河中的树，是那么平静那么安恬。只要摔下一颗小石子，那天

那云那山那树就会被河水撕得肢离破碎，一晃一荡若离若合交错重叠。你呆呆地盯着河水，似乎要把它看透似的。你懊丧到了极点，对一切心灰意冷，真想闭上眼一头扎进河里去会会龙王老爷。在学校你是个三好学生，曾多次受到老师的赞誉。在供销社工作的爸爸也特别钟爱他这个独生儿子，给你以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堕落，而且会堕落得很严重，甚至后果不堪设想。你焦燥地望着那山那地，心绪茫然不知所措，你不明白，到底自己该怎么办？

镇派出所的敬员对河面飘浮的女尸进行了初步验尸，各人都议论纷纷，有的说是自杀的，有的说是奸杀因为验尸时发现阴道中还残留有精液，有的直说奇怪奇怪真奇怪，要说是自杀也可，因死者在生前无搏斗痕迹死相平静不象受到什么威胁才自尽的，要说是奸杀可又为何无搏斗迹象呢？警员们陷入了沉思。

一阵烟雾缭绕之后，警员们一致决定选派历来查案颇快颇准的伊松亲自调查此案情的详细来由。

他一觉醒来，已是傍晚时分。儿子放学未回来，不知到哪里去了。

他到饭店去匆匆地扒了几口饭，便也随着人们前往河边去散步。走出并不很长的街道，是一大片开阔地，农户在这上面种了玉米植了红苕，长得油绿绿的哩！

哟，是卢六呀。他被吓了一跳。只见那位叫他的是个女的，身材瘦长，脸很白眼睛很亮头发很黑，穿着一身衬着方格的连衣裙煞是耐看。他本不大喜欢这种衣服的颜色以及那种并不规格的方格，但配在这女人身上为什么又是那么好看，他弄不明

白也不想弄明白。他停住脚，抬眼细细地看了看那女人，非常面熟。哦，原来是中学的同学。对她，他再也熟悉不过了。

哦，是你？玉洁？他热情而惊奇地招呼。

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下午，哦，不，我本来就住在这里。你啥时来的？

快一月喽。

一月？我咋不知道。

那谁知道。

这些年在哪儿？

打游击呗，最近才调到这里粮管所。

还可以吧。

顶可以的。你干些什么？

搞供销，先是站了两年柜台，以后便专门出差联系业务了。

好呀，那可见了些大世面。

啥大世面，话又说回来，只不过比困在家里好些。

星期六，你从朋友家复习完功课，又看过晚间电视节目后才乘着凉爽的夜风回到家。走到自己的卧室，扯亮电灯，你疲惫似的放下书包，一屁股歪在了藤椅上。是有些累的。下午打了一场篮球，又如约去朋友家，匆匆赶完老师布置的作业，又看了一个悲欢离合引人欲洒热泪的爱情故事片。似乎有些渴，你找出茶杯，哗，倒了一杯，喝了两口，又觉得渴得并不强烈。你痴痴地看着这有些破旧的房屋。也许有些年代了吧。这幢房只两层，楼下是供销社仓库，楼上是职工宿舍。楼板是木板铺成的，楼梯亦是木制的。如果穿上皮鞋走在上面定会发出很响亮的哐哐哐的声音，那楼板与楼板之间的缝隙也因年代已久，人走在上面由于人的重量由于木板的弹性，竟也发出咯吱咯吱的

声响。你开始还很为有这样一间独自生活的卧室也就是你所谓的书室而兴奋兴奋得甚至有几晚连觉也睡不着。现在，你看到你那些有父母在其他单位工作的同学都住进了水泥板房中，很是羡慕。你不知道也由来已久的房屋何时才更新，甚至有时竟也盼望若能发生什么灾难使这有些破旧的房子塌了才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塌了也许就会修新的。你漫无目的地想，甚感有些无聊。

四周那用木板围成的墙壁竟有些象个铁桶一般。你仔细地盯着那张贴在窗棂处的影星日历画，她长得简直是无可挑剔，一头浓密的黑发剪得恰到好处，姣小的鼻子显得玲珑美观，黑黑的眼珠滑向眼角左方正凝视着什么，似闭未闭似张未张的两片嘴唇涂上了一层淡淡的朱红色，嘴角处露出小小的微皱的酒窝，洁白的颈脖，洁白的光臂，一定很是光滑，她左手抬起露出了那洁白的腋窝，弯曲成平卧的“∨”字手掌抚着左耳处的发丝，凸起的两只乳峰直挺挺地顶着淡黄色的胸罩，乳峰的根部清晰可见，两乳间有一浅浅的低凹处，整个画面给人一种真善美的最佳享受，但亦会给那些轻浮好色之徒们一种想入非非的欲念。

爸爸那边屋里好象有女人在说话。你隐隐觉得。仔细听了听，这不是幻觉，是真的。是妈妈来了吗？不，绝对不是，她这段时间农活正忙，肯定是不不会来的，家里养了几头猪还有大片庄稼。你有些疑惑，爸爸屋里哪来的女人呢？你好奇心顿起，一定要探个水落石出。正处于爱幻想爱思考对事事处于迷幻的青春期，怎不令你无限神往？你从那并不合缝的墙壁得到了启示。你趴在那紧靠爸爸的墙缝上，目光从那仅有一线之宽的窄窄的板缝中看去，只见爸爸和一个女人挨得紧紧地坐着，他们正轻轻地说着什么，声音似蚊子嗡嗡一般。屋里只亮着一盏台灯，灰暗的灯光静静地亮着，给人一种幽深而朦朦胧胧的感

觉。那女人好面熟好似在哪里见过。哦，原来是那天去粮店，爸爸让叫沈阿姨的那个粮管所支款的女人。

这么晚了，他们还在说些什么。你决定继续看下去。爸爸室内的光线一片灰白，那些处在暗处的物体尤如一个怪物一般，初一看，还能给人一种恐惧的感觉，爸爸经常提的那个提包挂在墙上小巧而玲珑美观，曾使你羡慕了许久恨不能给爸爸偷了。桌上的那只八磅水壶是供销社去年给爸爸发的奖品，浅绿色的油漆裹着，中间衬着一只大熊猫和一段竹枝竹叶，镶嵌得十分耐看。吱！什么在响？你正胡思乱想着胡乱看着，原来爸爸正和那阿姨拥抱着嘴对嘴亲嘴呢。书上对亲嘴叫什么？好象叫亲吻什么的。你不禁脸红心跳，深为自己的这种不道德行为感到自责，你有些心虚，就象第一次偷了别人的东西一样惶恐不安。爸爸将手伸进那阿姨的内衣在胸前肆无忌惮地抚摸着，那阿姨没有拒绝。你听见自己的心跳正急剧加快，血液正急速地运转，你似乎听到心脏正咚咚一下紧似一下地燥动不安，你浑身竟也有些燥热。反正没有人能发现你的行为，你痴痴地呆呆地入迷地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随着那床的吱嘎声，你的思绪犹如飘向了迷茫的天际……

经初步调查结果，死者系镇粮管所新调来的约四十多岁的女支款员沈玉洁。她家离这里有一百多公里，丈夫是小学教师，女儿才12岁，家中还有一老母。死因正在侦查中。伊松把收集来的这些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

说来话长，他与她的交往还得追溯到二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他与她同进了县附中的高中班学习。那是一个无聊的时代，读书无用论正日渐升起，学生们对读书根本无

多大兴趣成天搞串连搞阶级斗争。他们在校只可以算作是一对默默无闻的臭小子，由于都身处农村，深知父母为他们读书面朝黄土背朝天死挣那在现今一文不值而在当时却十分昂贵的两三分钱一天的工分，他们深知农村没有知识的苦恼，想发奋学习，可又没有更多的时间与机会。也许是由于同病相怜也许是由于都是农村崽子也许是由于都受惯了同学的窝囊气，他们竟不知不觉走到一起了。

他不知道，他是何时发觉她是那样温柔是那样美丽是那样迷人是那样可爱的。好象是在一个晴朗的下午一块挖地劳动时才猛然发现的。他已记不大清楚。只觉得他那时只顾埋头挖地，心里乱想着，猛一抬眼，见阳光斜斜地照在她那满脸绯红满脸汗珠的脸上煞是好看，竟有些如痴如呆般。他万万没想到，平时同生活在一个教室，居然没有发现她是那么漂亮，只知道她平时少言寡语，温顺得似一只绵羊一般，学习成绩也是满可以的。他有些为自己的粗心自己的大意而感到悲哀，他有些为她打抱不平，这么美的一个人儿竟也干粗活简直是埋没了她。于是，他发起狠劲，浑身顿时涌满了无穷的力气，不多时就挖到她身边，他让给她一小块，自己挖去很大的一块地盘儿，连手上打起了血泡也未觉察。

晚上回到学校，手才慢慢地痛起来。她向他借书时，无意中发现他下午挖地时摩出的血泡，鲜红鲜红犹如一个熟透了的樱桃般一触即破。她很是心疼，立时悲从心底油然而生，好象血泡生在她手上一般心疼得欲哭似的。她指着他的手轻轻地问，痛吗？不痛。他强作镇静。不痛？你骗人。鲜红红的这么大的血泡怎能不痛呢？她不知是受什么心绪驱使，竟大着胆子轻轻地柔柔地抚摸了他的手掌。轻，轻得似蚊子落在手上一般，柔，柔得似微风吹在手上。顿时，好似有一股温热的电流立时通遍

他的全身。她仿佛意识到了什么，赶紧缩回手，脸胀得绯红。幸好，教室里没有其他同学，他和她都暗自庆幸。

这以后，他俩经常在一块儿，你帮我我帮你，不知不觉间便萌生了爱的幼芽。同学们一天天只顾搞串连，谁曾注意他俩坠入了爱河呢？他们常去僻静处散步谈心，度过甜蜜的时光。他们谈理想谈前途谈人生谈生活，很是融洽，每谈到动情处谈到得意处，他便大着胆子有力地拥抱她亲她。谈话使他们感到甜蜜，沉默时甜蜜亦在沉默中出现；拥抱时他们感到欢愉，相视时欢愉又在相视中出现；亮光时，他发现她是多么的苗条美丽；黑暗中，她发觉他竟是意料不到的英俊潇洒。

年底，他向她依依恋别，报名上了前线。她到了她舅向她推荐的工厂后来又因得不到他的消息便嫁给了一个小学教师……

也许，你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堕落了。成绩下降学习不认真多次受到老师的指责。你开始变坏，想着法儿看黄色书刊，这成了你的最大爱好。为寻求空虚的精神享受，对爸爸与沈阿姨的每次接触你均不放过仔仔细细从头到尾一丁点儿的细节你都未放过。你根本不曾知道，自己完全堕落了。青春期的少男哟神往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你对班上的每一个女生都幻想过都想着法儿接触，但她们一见到你那热辣辣火爆爆的目光，还有那充斥着淫邪的微笑，她们总是象逃避瘟神一般躲开你。

你看着自己强壮的身躯，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深为自己不能获得女生的好感而感到悲哀，深为自己空有一副好身躯而感到悲哀。你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从自己的所作所为回忆起，又认为没有在某些地方做得过分惹人讨厌。你真想大哭一场。